

## 周 书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周 书 卷 一   | 帝 纪 第 一     | (1)   |
| 周 书 卷 二   | 帝 纪 第 二     | (6)   |
| 周 书 卷 三   | 帝 纪 第 三     | (13)  |
| 周 书 卷 四   | 帝 纪 第 四     | (15)  |
| 周 书 卷 五   | 帝 纪 第 五     | (18)  |
| 周 书 卷 六   | 帝 纪 第 六     | (28)  |
| 周 书 卷 七   | 帝 纪 第 七     | (35)  |
| 周 书 卷 八   | 帝 纪 第 八     | (39)  |
| 周 书 卷 九   | 列 传 第 一     | (42)  |
| 周 书 卷 十   | 列 传 第 二     | (45)  |
| 周 书 卷 十一  | 列 传 第 三     | (48)  |
| 周 书 卷 十二  | 列 传 第 四     | (55)  |
| 周 书 卷 十三  | 列 传 第 五     | (59)  |
| 周 书 卷 十四  | 列 传 第 六     | (63)  |
| 周 书 卷 十五  | 列 传 第 七     | (68)  |
| 周 书 卷 十六  | 列 传 第 八     | (74)  |
| 周 书 卷 十七  | 列 传 第 九     | (79)  |
| 周 书 卷 十八  | 列 传 第 十     | (82)  |
| 周 书 卷 十九  | 列 传 第 十 一   | (85)  |
| 周 书 卷 二十  | 列 传 第 十 二   | (92)  |
| 周 书 卷 二十一 | 列 传 第 十 三   | (96)  |
| 周 书 卷 二十二 | 列 传 第 十 四   | (99)  |
| 周 书 卷 二十三 | 列 传 第 十 五   | (105) |
| 周 书 卷 二十四 | 列 传 第 十 六   | (111) |
| 周 书 卷 二十五 | 列 传 第 十 七   | (113) |
| 周 书 卷 二十六 | 列 传 第 十 八   | (117) |
| 周 书 卷 二十七 | 列 传 第 十 九   | (120) |
| 周 书 卷 二十八 | 列 传 第 二 十   | (127) |
| 周 书 卷 二十九 | 列 传 第 二 十 一 | (134) |
| 周 书 卷 三十  | 列 传 第 二 十 二 | (141) |
| 周 书 卷 三十一 | 列 传 第 二 十 三 | (146) |
| 周 书 卷 三十二 | 列 传 第 二 十 四 | (152) |
| 周 书 卷 三十三 | 列 传 第 二 十 五 | (156) |
| 周 书 卷 三十四 | 列 传 第 二 十 六 | (161) |
| 周 书 卷 三十五 | 列 传 第 二 十 七 | (167) |
| 周 书 卷 三十六 | 列 传 第 二 十 八 | (173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周书卷三十七    | 列传第二十九    | (180) |
| 周书卷三十八    | 列 传 第 三 十 | (185) |
| 周书卷三十九    | 列传第三十一    | (190) |
| 周 书 卷 四 十 | 列传第三十二    | (194) |
| 周书卷四十一    | 列传第三十三    | (200) |
| 周书卷四十二    | 列传第三十四    | (206) |
| 周书卷四十三    | 列传第三十五    | (213) |
| 周书卷四十四    | 列传第三十六    | (216) |
| 周书卷四十五    | 列传第三十七    | (221) |
| 周书卷四十六    | 列传第三十八    | (226) |
| 周书卷四十七    | 列传第三十九    | (230) |
| 周书卷四十八    | 列 传 第 四 十 | (235) |
| 周书卷四十九    | 列传第四十一    | (243) |
| 周 书 卷 五 十 | 列传第四十二    | (249) |

## 周书卷一

## 帝纪第一

文帝上

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，讳泰，字黑獭，代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，为黄帝所灭。子孙遐居朔野。有葛乌菟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鲜卑慕之，奉以为主，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。其后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玺三组，有文曰皇帝玺，普回心异之，以为天授，其俗谓天曰字，谓君曰文，因号宇文国，并以为氏焉。

普回子莫那，自阴山南徙，始居辽西，是曰献侯，为魏舅生之国。九世至侯豆归，为慕容晃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拜骠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魏道武帝攻中山，陵从慕容宝御之。宝败，陵率甲骑五百归魏，拜都牧主，赐爵安定侯。天兴初，徙豪杰于代都，陵随例迁武川焉。陵生系，系生韬，并以武略称。韬生肱。

肱任侠有气干。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，远近多应之。其伪署王卫可孤使党最盛。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，其众乃散。后避地中山，遂陷于鲜于修礼。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。后为定州军所破，歿于阵。武成初，追尊曰德皇帝。

太祖，德皇帝之少子也。母曰王氏，孕五月，夜梦抱于升天，才不至而止。惜而告德皇帝，德皇帝喜曰：“虽不至天，贵亦极矣。”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。及长，身长八尺，方颡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垂手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转若龙盘之形，面有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少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业，轻财好施，以交结贤士大夫。

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。及葛荣杀修礼，太祖时年十八，荣遂任以将帅。太祖知其无成，与诸兄谋欲逃避，计未行，会尔朱荣擒葛荣，定河北，太祖随例迁晋阳。荣以太祖兄弟雄杰，惧或异己，遂托以他罪，诛太祖第三兄洛生，复欲害太祖。太祖自理家冤，辞旨慷慨，荣感而免之，益加敬待。

孝昌二年，燕州乱，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。先是，北海王颢奔梁，梁人立为魏主，令率兵入洛。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。荣遣贺拔岳讨颢，仍迎孝庄帝。太祖与岳有旧，乃以别将从岳。及孝庄帝反正，以功封宁都子，邑三百户，迁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

万俟丑奴作乱关右，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，太祖遂从岳入关，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。及平丑奴，定陇右，太祖功居多，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增邑三百户，加直阁将军，行原州事。时关陇寇乱，百姓凋残，太祖抚以恩信，民皆悦服。咸喜曰：“早值宇文使君，吾等岂从逆乱。”太祖尝从数骑于野，忽闻箫鼓之音，以问从人，皆云莫之闻也。

普泰二年，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留弟显寿镇长安。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，将军众东下。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共图显寿，而计无所出。太祖谓岳曰：“今天光尚迹，悦未有二心，若以此事告之，恐其惊惧。然悦虽为主将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。进

失尔朱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乘此说悦，事无不遂。”岳大喜，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，悦遂不行。乃相率袭长安，令太祖轻骑为前锋。太祖策显寿怯懦，闻诸军将至，必当东走，恐其远遁，乃倍道兼行。显寿果已东走，追至华山，擒之。

太昌元年，岳为关西大行台，以太祖为左丞，领岳府司马，加散骑常侍。事无巨细，皆委决焉。

齐神武既破尔朱，遂专朝政。太祖请往观之。既至并州，齐神武问岳军事，太祖口对雄辩，齐神武以为非常人，欲留之。太祖诡陈忠款，乃得反命，遂言就道。齐神武果追迫之，至关，不及。太祖还谓岳曰：“高欢非人臣也。逆谋所以未发者，惮公兄弟耳。然凡欲立大功，匡社稷，未有不因地势，总英雄，而能克成者也。侯莫陈悦本实庸材，遭逢际会，遂叨任委，既无忧国之心，亦不为高欢所忌。但为之备，图之不难。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，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，及灵州刺史曹泥，并恃其僻远，常怀异望，河西流民纡豆陵伊利等，户口富实，未奉朝风。今若移军近陇，扼其要害，示之以威，服之以德，即可收其士马，以实吾军。西辑氐羌，北抚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辅魏室，此桓文举也。”岳大悦，复遣太祖诣阙请事，密陈其状。魏帝深纳之，加太祖武卫将军，还令报岳。

岳遂引军西次平凉，谋于其众曰：“夏州邻接寇贼，须加绥抚，安得良刺史以镇之？”众皆曰：“宇文左丞即其人也。”岳曰：“左丞君之左右手也，如何可度。”沈吟累日，乃从众议。于是表太祖为持节、武卫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太祖至州，伊利望风款附，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。

魏永熙三年春正月，岳欲讨曹泥，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。太祖曰：“曹泥孤城阻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悦怙众密寇，贪而无信，必将为患，愿早图之。”岳不听，遂与悦俱讨泥。二月，至于河曲，岳果为悦所害。其士众散还平凉。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。于是三军未有所属，诸将以都督洛洛年最长，相与推洛以总兵事。洛素无雄略，威令不行，乃谓诸将曰：“洛智能力庸，不宜统御。近者迫于群议，推相摄领，今请避位，更择贤材。”于是赵贵言于众曰：“元帅忠公尽节，暴于朝野，勋业未就，奄罹凶酷。岂唯国丧良宰，固亦众无所依。必欲纠合同盟，复仇雪耻，须择贤者，总统诸军。举非其人，则大事难集，虽欲立忠建议，其可得乎？窃观宇文夏州，英姿不世，雄漠冠时，远逝归心，士卒用命，加以法令齐肃，赏罚严明，真是持也。今若告丧，必来赴难，因而奉之，则大事集矣。”诸将皆称善。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，告太祖曰：“侯莫陈悦不践盟誓，弃恩背德，贼害忠良，群情愤愤，控告无所。公昔居管辇，思信著闻，今无小无大，咸愿推奉。众之思公，引日成岁，愿勿稽留，以慰众望也。”太祖将赴之，夏州吏民咸泣请曰：“闻悦今在水洛，去平凉不远，若已有贺拔公之众，则图之实难。愿且停留，以观其变。”太祖曰：“悦既害元帅，自应乘势直据平凉，而反越超，屯兵水洛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难得易失者时也，不俟终日者几也，今不早赴，将恐众心自离。”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，密图太祖。事发，斩之。

太祖乃率帐下轻骑，驰赴平凉。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，太祖至安定，遇之，谓景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为也？”景失色，对曰：“我犹箭耳，随人所射，安能自裁。”景于此即还。太祖至平凉，哭岳甚恸。将士且悲且喜，曰：“宇文公至，无所忧矣。”

于时，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闻岳被害，遣武卫将军元毗宣旨慰劳，追岳军还洛阳。毗到平凉，会诸将已推太祖。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，悦既附齐神武，不肯应召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侯莫陈悦枉害忠良，复不应诏命，此国之大贼，岂可容之。”乃命诸军戒严，将以讨悦。

及元毗还，太祖表于魏帝曰：“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，竭诚奉国，横罹非命，三军丧气，朝野痛惜。都督寇洛等，衔冤茹戚，志雪仇耻。以臣昔同幕府，苦赐要结。臣便以今月十四日，轻来赴军，当发之时，已有别表，既为众情所逼，权掌兵事。诏召岳军入京，此乃为国良策。但高欢之众，已至河东，侯莫陈悦犹在水洛。况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，皆恋乡邑，不愿东下。今逼以上命，悉令赴关，悦蹙其后，欢邀其前，首尾受敌，其势危矣。臣殒身王事，诚所甘心，恐败国殄人，所损更大。乞少停缓，更思后图，徐事诱导，渐就东引。”太祖志在讨悦，而未测明旨，且兵众未集，假此为词。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，同奖王室。

初，贺拔岳苦于河曲，有军吏独行，忽见一老翁，须眉皓素，谓之曰：“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，然终无所成。当有一字文家从东北来，后必大盛。”言讫不见。此吏恒与所亲言之，至是方验。

魏帝诏太祖曰：“贺拔岳既殒，士众未有所归，卿可为大都督，即相统领。知欲渐就东下，良不可言。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，若其不来，朕当亲自致讨。宜体此意，不过淹留。”太祖又表曰：“侯莫陈悦逆天逆理，酷害良臣，自以专戮罪重，不恭诏命，阻兵水洛，强梁秦陇。臣以大有既班，忍抑私憾，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，而悦并维繫使人，不听反报。观其指趣，势必异图。臣正为此，未敢自拔。兼顺众情，乞少停缓。”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：

顷者正光之末，天下沸腾，尘飞河朔，雾塞荆西。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，志宁富县，授戈南指，拯皇灵于已坠；拥旆西迈，济百姓于沦胥。西顾无忧，医公是赖。勋茂赏隆，遂征关右。此乃行路所知，不藉一二谈也。

君实名微行薄，本无远量。故将军降迁高之志，笃策征之理，乃申启朝廷，荐君为陇右行台。朝议以君功名阙然，未之许也。遂频烦请谒，至于再三。天子难违上将，便相听许。是亦遐邇共知，不烦烦之翰墨。纵使木石为心，犹当知感；况在生灵，安能无愧。加以王室多故，高氏专权，主上虚心，寄隆晋郑。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，屡结盟约，期于并力，共匡时难。而貌恭心狠，妒胜嫉贤，口血未乾，匕首已发。协党国贼，共绝本朝，孤恩负誓，有藐面目。岂不上畏于天，下惭于地！

吾以弱才，累当藩牧，蒙朝廷拔擢之恩，荷故将军国士之遇。闻间之日，魂守惊绝。便陈启天朝，暂来奔赴，众情所推，遂当戎重。比有敕旨，召吾还阙，亦有别诏，令君入朝。虽操行无闻，而年齿已宿。今日进退，唯君是视。君若督率所部，自山陇东迈，吾亦总勒师徒，北道还阙。共追康、衡之迹，同慕寇、贾之风。如其首鼠两端，不时奉诏，专戮违旨，国有常刑，枕戈坐甲，指日相见。幸图利害，无貽噬脐。

悦既惧太祖谋已，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王侯普拔，令与悦为党援。普拔疑之，封诏以呈太祖。太祖表之曰：“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，责重忧深，不遑启处。训兵秣马，唯思竭力。前以人恋本土，侯莫陈悦窥窬进退，量度且宜住此。今若召悦授以内官，臣列旆东轍，匪朝伊

夕。朝廷若以悦堪为边衅，乞处以瓜、凉一藩。不然，则终致猜虞，于事无益。”

初，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兼任，河曲之变，反为悦守。悦遣其党王伯和、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。太祖遣都督侯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，擒之，并获次安、伯和等，送于平凉。太祖表崇行原州事。万俟普拔又遣其将叱于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。

三月，太祖进军至原州。众军悉集，谕以讨悦之意，士卒莫不怀愤。太祖乃表曰：“臣闻誓死酬恩，覆宗报主，人伦所急，赴蹈如归。自大都督臣岳叛后，臣频奉诏还阙，秣马戒途，志不俟旦。直以督将已下，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，今仇耻未报，亦何面目以处世间，若得一雪冤酷，万死无恨。且悦外附强臣，内违朝旨。臣今上思逐恶之志，下遂节士之心，冀仗天威，为国除害。小违大顺，实在兹辰。克定之后，伏待斧钺。”

夏四月，引兵上陇，留兄子导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太祖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。识者知其有成。军出木峡关，大雨雪，平地二尺。太祖知悦怯而多猜，乃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，左右亦不安，众遂离贰。闻大军且至，退保略阳，留万余人据守水洛。太祖至水洛，命围之，城降。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，以临悦军。悦大惧，乃召其部将议之。皆曰：“此锋不可当”。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。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，乃间道遣使，请为内应。其夜，悦出军，军中自惊溃，将卒或相率来降。太祖纵兵奋击，大破之。虏获万余人，马八千匹。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。太祖曰：“悦本与曹泥应接，不过走向灵州。”乃令原州都督导邀其前，都督贺拔颢等追其后。导至牵屯山道及悦，斩之。太祖入上邽，收悦府库，财物山积，皆以赏士卒，毫厘无所取。左右窃一银碗饒以归，太祖知而罪之，即割剖赐将士，众大悦。

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，举州骚扰。宕昌羌梁心定引吐谷浑寇金城。渭州及南秦州氏、羌连结，所在蜂起。南岐至于瓜、鄯，跨州据郡者，不可胜数。太祖乃令李弼镇原州，夏州刺史拔也悉蚝镇南秦州，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，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。微、幽、泾、东秦、岐四州粟以给军。

齐神武闻秦陇克捷，乃遣使于太祖，甘言厚礼，深相倚结。太祖拒而不纳。时齐神武已有异志，故魏帝深仗太祖。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，助为声援，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。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、渭合口，为图河东之计。太祖之讨悦也，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，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坂，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，请轨兵入关。太祖因梁御之东，乃逼召显赴军。御遂入雍州。

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，进太祖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，使持节如故。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，李弼为秦州刺史，前略阳郡守张敏为南岐州刺史。卢侍伯拒代，遣轻骑袭擒之，待伯自杀。

时魏帝方图齐神武，又遣征兵。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，率轻骑一千赴洛。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、关西大行台，余官封如故。太祖乃传檄方镇曰：

盖闻阴阳递用，盛衰相袭，苟当百六，无间三五。皇家创历，陶铸苍生，保安四海，仁育万物。运距李昌，屯沴屡起，陇、冀骚动，燕、河狼顾。虽灵命重启，荡定有期，而乘衅之徒，因生羽翼。

贼臣高欢，器识庸下，出自舆皂，罕闻礼义，直以一介鹰犬，效力戎行，翫冒恩私，遂阶荣宠。不能竭诚尽节，专挟奸回，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。及荣以专政伏诛，世隆以凶党外叛，欢苦相教勉，令取京师。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，暂立建明，以令天下，假推普泰，欲窃威权。并归废斥，俱见酷害。于是称兵河北，假讨尔朱，亟通表奏，云取谗贼。既行废黜，遂将篡弑。以人望未改，恐鼎镬交及，乃求宗室，权允人心。天方与魏，必将有主，翊戴圣明，诚非欢力。而欢阻兵安忍，自以为功。广布腹心，跨州连郡，端揆禁罔，莫非亲党。皆行贪虐，竊竄生人。而旧将名臣，正人直士，横生疮痍，动挂网罗。故武卫将军伊琳，清贞刚毅，禁旅攸属，直阁将军鲜于康仁，忠亮晓杰，爪牙斯在，欢收而戮之，曾无闻奏。司空高乾，是其党与，每相影响，谋危社稷。但以奸志未从，恐先浅漏，乃密白朝廷，使杀高乾，方哭对其弟，称天子横戮。孙腾、任祥，欢之心膂，并使入居枢近，伺国间隙，知欢逆谋将发，相继逃归，欢益加抚待，亦无陈白。

然欢入洛之始，本有奸谋。令亲家蔡僧作牧河、济，厚相恩贍，以为东道主人。故关西大都督、清水公贺拔岳，勋德隆重，兴亡攸寄，欢好乱乐祸，深相忌毒，乃与侯莫陈悦阴谋陷害。幕府以受律专征，便即讨戮。欢知逆状已露，稍怀旅距，遂遣蔡僧拒代，令蔡泰佐之。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，辅世珍等径趣石济，高隆之、正娄昭等电据壶关，韩轨之使驱众蒲坂。于是上书天子，数论得失，誉毁乘舆，威侮朝廷。藉此微庸，冀兹大宝。溪壑可盈，祸心不测。或言径赴荆楚，开疆于外；或言分诣伊洛，取彼谗人；或言欲来入关，与幕府决战。今圣明御运，天下清夷，百赛师帅，四隅来暨。人尽忠良，谁为君侧？而欢祝福自己，生是乱阶，缙绅南笑，指鹿为马，包藏凶逆，伺我神器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

幕府折冲宇宙，亲当受顾，锐师百万，鞍马千群，裹粮坐甲，唯敌是俟，义之所在，靡躯匪恤。况频有诏书，班告天下，称欢逆乱，征兵致伐。今便分命将帅，应机进讨。或趣其要害，或袭其窟宅，电绕蛇击，雾合星罗。而欢违负天地，毒被人鬼，乘此扫荡，易同俯拾。欢若渡河，稍逼宗庙，则分命诸将，直取并州，幕府躬自东轍，电赴伊洛；若固其巢穴，未敢发动，亦命群帅，百道俱前，殲裂贼臣，以谢天下。

其州镇郡县，率土人黎，或州乡冠冕，或勋庸世济，并宜舍逆归顺，立效军门。封赏之科，已有别格。凡百君子，可不勉欤。

太祖谓诸将曰：“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，今声言欲西，其意在入洛。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，自泾州东引；王黑率甲士一万，先据华州。欢若西来，王黑足得抗拒；如其入洛，寇洛即袭汾晋。吾便速驾，直赴京邑。使其进有内顾之忧，退有被蹙之势。一举大定，此为上策。”众咸称善。

秋七月，太祖帅众发自高平，前军至于弘农。而齐神武稍逼京邑，魏帝亲总六军，屯于河桥，令左卫元斌之、领军斛斯椿镇武中，遣使告太祖。太祖谓左右曰：“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，骁兵者所忌，正须乘便击之。而主上以万乘之重，不能决战，方缘津据守。且长河万里，捍御为难，若一处得度，大事去矣。”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自蒲坂济，趣并州。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。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，斌之遂弃椿还，给帝云：“高欢兵至。”

七月丁未，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，太祖备仪卫奉迎，谒见东阳驿。太祖免冠泣涕曰：“臣不能式遏寇虐，遂使乘舆迁幸。请拘可败，以正刑书。”帝曰：“公之忠节，曷于朝野。朕以不德，负乘致寇。今日相见，深用厚颜。责在朕躬，无劳谢也。”乃奉帝都长安。披草莱，立朝廷，军国之政，咸取太祖决焉。仍加授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兼尚书令，进封略阳郡公，别置二尚书，随机处分，解尚书仆射，余如故。太祖固让，诏敦谕，乃受。初，魏帝在洛阳，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，未及结纳，而帝西迁。至是，诏太祖尚之，拜驸马都尉。

八月，齐神武袭陷潼关，侵华阴。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。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。太祖乃进军讨瑾，虏其卒七千，还长安，进位丞相。

冬十月，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，徙都于鄆，是为东魏。

十一月，遣仪同李虎与李弼、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，虎引河灌之。明年，泥降，迁其豪帅于咸阳。

闰十二月，魏孝武帝崩。太祖与群公定策，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，是为文皇帝。

## 周书卷二

### 帝纪第二

文帝下

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，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改封安定郡王。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，魏帝许之，乃改封安定郡公。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，太祖军霸上，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，刺史王黑击走之。

三月，太祖以戎役屡兴，民吏劳弊，乃命所司斟酌今古，参考变通，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，为二十四条新制，奏魏帝行之。

二年春三月，东魏袭陷夏州，留其将张琼、许和守之。

夏五月，秦州刺史、建中王万俟普拔率所部叛入东魏。太祖勒轻骑追之，至河北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

三年春正月，东魏寇龙门，屯军蒲坂，造三道浮桥度河。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，高敖曹围洛州。太祖出军广阳，召诸将曰：“贼今倚吾三面，又造桥于河，示欲必渡，是欲缀吾军，使窦泰得西入耳。久与相持，其计得行，非良策也。且欢起兵以来，泰每为先驱，其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。今出其不意，袭之必克。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。”诸将咸曰：“贼在近，舍而远袭，事若蹉跌，悔无及也。”太祖曰：“欢前再袭潼关，吾军不过霸上。今者大来，兵未出郊，贼顾谓吾但自守耳，无远斗意。又狃于得志，有轻我之心。乘此击之，何往不克。贼虽造桥，不能径渡。此五日中，吾取窦泰必矣。公等勿疑。”庚戌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，声言欲保陇右。辛亥，谒帝而潜出军。癸丑旦，至小关。窦泰卒闻军至，惶惧，依山为阵，未及成列，太祖纵兵击破之，尽俘其众万余人。斩泰，传首长安。高敖曹遁陷洛州，执刺史泉企，闻泰之



歿，焚輜重弃城走。齐神武亦撤桥而退。企子元礼寻复洛州，斩东魏刺史杜密。太祖还军长安。

六月，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。太祖请罢行台，帝复申前命，太祖受录尚书事，余固让，乃止。

秋七月，征兵会咸阳。

八月丁丑，太祖率李弼、独孤信、梁御、赵贵、于谨、若干惠、怡峰、刘亮、王德、侯莫陈崇、李远、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。至潼关，太祖乃誓于师曰：“与尔有众，奉天威，诛暴乱。惟尔士，整尔甲兵，戒尔戎事，无贪财以轻敌，无暴民以作威。用命则有赏，不用命则有戮。尔众士勉之。”遣于谨居军前，徇地至盘豆。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下，谨急攻之，乃降。获其戍卒一千，送叔礼于长安。戊子，至弘农。东魏将高干、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。于时连雨，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。庚寅，城溃，斩徽伯，虏其战士八千。高干走度河，令贺拔胜追擒之，并送长安。于是宣阳、郡郡皆来归附。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，至是各率所部来降。

齐神武惧，率众十万出壶口，趋蒲坂，将自后土济。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。是岁，关中饥。太祖既平弘农，因馆谷五十余日。时战士不满万人，闻齐神武将度，乃引军入关。齐神武度河，逼华州。刺史王黑严守。知不可攻，乃涉洛，军于许原西。太祖据渭南，徵诸州兵皆未会。乃召诸将谓之曰：“高欢越山度河，远来至此，天亡之时也。吾欲击之，何如？”诸将咸以众寡不敌，请待欢更西，以观其势。太祖曰：“欢若得至咸阳，人情转骚扰。今及其新至，便可击之。”即造浮桥于渭，令军人赍三日粮，轻骑度渭，輜重自渭南夹渭而西。

冬十月壬辰，至沙苑，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。齐神武闻太祖至，引军来会。癸巳旦，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。太祖召诸将谋之。李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阵，此东十里有渭曲，可先据以待之。”遂进军至渭曲，背水东西为阵。李弼为右拒，赵贵为左拒。命将士皆偃戈于芦葭中，闻鼓声而起。申时，齐神武至，望太祖军少，竞驰而进，不为行列，总萃于左军。兵将交，太祖鸣鼓，士皆奋起。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，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，绝其军为二队，大破之，斩六千余级，临阵降者二万余人。齐神武夜遁，追至河上，复大克获。前后虏其卒七万。留其甲士二万，余悉纵归。收其輜重兵甲，献俘长安。还军渭南，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。乃于战所，准当时兵士，人种树一株，以旌武功。进太祖柱国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五千户，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。并其下将士，赏各有差。

遣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，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；洛州刺史李显趋荊州；贺拔胜、李弼渡河围蒲坂。牙门将高于信开门纳胜军，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，胜等追获之。太祖进军蒲坂，略定汾、绛。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。初，太祖自弘农入关后，东魏将高敖曹固弘农，闻其军败，退守洛阳。独孤信至新安，敖曹复走度河，信遂入洛阳。东魏颍川长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。荥阳郑荣业、郑伟等攻梁州，擒其刺史鹿永吉；清河人崔彦穆、懷梁攻荥阳，擒其郡守苏定，皆来附。自梁、陈已西，将吏降者相属。

于是东魏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出颍川，欲复降地。太祖遣仪同字文贵、梁迁等逆击，大

破之。赵育来降。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，仪同怡峰与贵、迁等复击破之。又遣都督李宽取豫州。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椿，以州来附。

四年春三月，太祖率诸将入朝。礼毕，还华州。

七月，东魏遣其将侯景、库狄干、高敖曹、韩轨、可朱浑元、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。齐神武继其后。先是，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，会信被围，诏太祖率军救信，魏帝亦东。

八月庚寅，太祖至谷城，莫多娄贷文、可朱浑元来逆，临阵斩贷文，元单骑遁免，悉虏其众送弘农。遂进军渡东。是夕，魏帝幸太祖营，于是景等夜解围去。及旦，太祖率轻骑追之，至于河上。景等北据河桥，南属邙山为阵，与诸军合战。太祖马中流矢，惊逸，遂失所之，因此军中扰乱。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，军以复振。于是大捷，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、西兖州刺史宋显等，虏其甲士一万五千，赴河死者以万数。

是日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氛雾四塞，莫能相知。独孤信、李远居右，赵贵、怡峰居左，战并不利，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，皆弃其卒先归。开府李虎、念贤等为后军，退信等退，即与俱还。由是乃班师，洛阳亦失守。大军至弘农，守将皆已弃城西走。所虏降卒在弘农者，因相与闭门拒守。进攻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。

大军之东伐也，关中留守兵少，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，皆散在民间，乃谋为乱。及李虎等至长安，计无所出，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。关中大震恐，百姓相剽劫。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、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。青雀据长安子城，伏德保咸阳，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，以拒还师。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，每日接战。魏帝留止闕乡，遣太祖讨之。长安父老见太祖至，悲且喜曰：“不意今日复得见公！”士女咸相贺。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，斩思庆，擒伏德，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，破之。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，遂与青雀通谋，至是亦伏诛。关中于是乃定。魏帝还长安，太祖复屯华州。

冬十一月，东魏将侯景攻陷广州。

十二月，是云宝袭洛阳，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。都督赵刚袭广州，拔之。自襄、广以西城镇复内属。

五年冬，大阅于华阴。

六年春，东魏将侯景出三鹤，将侵荆州，太祖遣开府李弼、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，景乃退还。

夏，茹茹度河至夏州，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。

七年春三月，稽胡帅、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，遣开府于谨讨平之。

冬十一月，太祖奏行十二条制，恐百官不勉于职事，又下令申明之。

八年夏四月，大会诸军于马牧。

冬十月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围玉壁。太祖出军蒲坂，将击之。军至皂荚，齐神武退。太祖度汾追之，遂遁去。

十二月，魏帝狩于华阴，大獫将士。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。

九年春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，太祖帅师迎之，令开府李远为前军。至洛阳，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，拔之。

三月，齐神武至河北。太祖还军灏上以引之。齐神武果度河，据邙山为阵，不进者数日。太祖留輜重于漻曲，士皆衔枚，夜登邙山。未明，击之，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，仅而获免。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，悉虏其步卒。赵贵等五将军居左，战不利。齐神武军复合，太祖又不利，夜乃引还。既入关，屯渭上。齐神武进至陕，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，乃退。太祖以邙山之战，诸将失律，上表请自贬。魏帝报曰：“公膺期作宰，义高匡合，仗钺专征，举无遗算。朕所以垂拱九载，实资元辅之力，俾九服宁谧，诚赖翊赞之功。今大寇未殄，而以诸将失律，便欲自贬，深亏体国之诚。宜抑此谦光，恤予一人。”于是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

冬十月，大阅于栎阳，还屯华州。

十年夏五月，太祖入朝。

秋七月，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，方为中兴永式，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，总为五卷，班于天下。于是搜简贤才，以为牧守令长，皆依新制而遣焉。数年间，百姓便之。

冬十月，大阅于白水。

十一年春三月，令曰：

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，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，盖以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是以博访贤才，助己为治。若其知贤也，则以礼命之。其人阿命之日，则惨然曰：

“凡受人之事，任人之劳，何舍己而从人。”又自勉曰：“天生俊士，所以利时，彼人主者，欲与我共治，安可苟辞。”于是降心而受命。及居官也，则昼不甘食，夜不甘寝，思所以匡人主，下安百姓；不遗恤其私而忧其家，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。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，尊之以轩冕，而不以为惠也。贤臣受之，亦不以为德也。位不虚加，禄不妄赐。为人君者，诚能以此道授官，为人臣者，诚能以此情受位，则天下之大，可不言而治矣。昔尧、舜之为君，稷、契之为臣，用此道也。及后世衰微，此道遂废，乃以官职为私恩，爵禄为荣惠。人君之命官也，亲则授之，爱则任之，人臣之受位也，可以尊身而润屋者，则迁道而求之；损身而利物者，则巧言而辞之。于是至公之道没，而奸诈之萌生。天下不治，正为此矣。

今圣主中兴，思去浇伪，诸在朝之士，当念职事之艰难，负阙之招累，夙夜兢兢，如临深履薄。才堪者，则审己而当之；不堪者，则收短而避之。使天官不妄加，王爵不虚受，则淳素之风，庶几可反。

冬十月，大阅于白水，遂西狩岐阳。

十二年春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。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，以州应仲和。太祖遣开府独孤信讨之。东魏遣其将侯景侵襄州，太祖遣开府若干惠率轻骑击之。至曩，景遁去。

夏五月，独孤信平凉州，擒仲和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。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，瓜州平。

七月，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。

九月，齐神武围玉壁，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，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，其士卒死者什二三。会齐神武有疾，烧营而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茹茹寇高平，至于方城。是月，齐神武薨。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。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，景不自安，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。齐文襄遣其将韩轨、库狄干等围景于颍川。

三月，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，轨等遁去。景请留收辑河南，遂徙镇豫州。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，弼引军还。

秋七月，侯景密图附梁。太祖知其谋，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。景惧，遂叛。

冬，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。

十四年春，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初，太祖以平元颍、纳孝庄帝之功，封宁都县子，至是改县为郡，而以封毓，用彰勤王之始也。

夏五月，进授太祖太师。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，自新平出安定，登陇，刻石纪事。下安阳，至原州，历北长城，大狩。将东趣五原，至蒲川，闻魏帝不豫，遂还。既至，帝疾已愈，于是还华州。

是岁，东魏遣其将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生等，率众十余万围王思政于颍川。

十五年春，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，兼督东南诸州兵以援思政。高岳起堰，引清水以灌城，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，救兵不得至。

夏六月，颍川陷。初，侯景自豫州附梁，后遂渡江，围建业。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，帅兵援之。梁竟陵郡守孙皓举郡来附，太祖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。及景克建业，仲礼还司州，率众来寇，皓以郡叛。太祖大怒。

冬十一月，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，攻克随郡。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。

是岁，盗杀齐文襄于郢。其弟洋讨贼，擒之，仍嗣其事，是为文宣帝。

十六年春正月，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，杨忠逆击于谿头，大破之，擒仲礼，悉虏其众。马岫以城降。

三月，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为武邑公，邑二千户。先是，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察与其叔父荆州刺史、湘东王绎不睦，乃称蕃来附，遣其世子素为质。及杨忠擒仲礼，绎惧，复遣其子方平来朝。

夏五月，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。

秋七月，太祖率诸军东伐，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，总督留守诸军事，屯泾北以镇关中。

九月丁巳，军出长安。时连雨，自秋及冬，诸军马驴多死。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，自蒲坂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遂入于齐矣。

十七年春三月，魏文帝崩，皇太子嗣位，太祖以冢宰总百揆。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，大将军杨忠讨擒之。

冬十月，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，伐上津、魏兴；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，伐南郑。

魏废帝元年春，王雄平上津、魏兴，以其地置东梁州。

夏四月，达奚武围南郑，月余，梁州刺史、宜丰侯萧循以州降。武执循还长安。

秋八月，东梁州民叛，率众围州城，太祖复遣王雄讨之。

侯景之克建业也，还奉梁武帝为主。居数旬，梁武以愤患薨。景又立其子纲，寻而废纲自立。岁余，纲弟绎讨景，擒之，遣其舍人魏彦来告，仍嗣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。

二年春，魏帝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

二月，东梁州平，迁其豪帅于雍州。

三月，太祖遣大将军、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。

夏四月，太祖勒锐骑三万西逾陇，度金城河，至姑臧。吐谷浑震惧，遣使献其方物。

五月，萧纪潼州刺史杨乾运以州降，引迥军向成都。

秋七月，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。

八月，克成都，剑南平。

冬十一月，尚书元烈谋作乱，事发，伏诛。

三年春正月，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。以第一品为九命，第九品为一命。改流外品为九秩，亦以九为上。又改置州郡及县：改东雍为华州，北雍为宜州，南雍为秦州，华州为同州，北华为郿州，东秦为陇州，南秦为成州，北秦为交州，东荆为淮州，南荆为昌州，东夏为延州，南夏为长州，东梁为金州，南梁为隆州，北梁为静州，阳都为汾州，南汾为勋州，汾州为丹州，南襄为宁州，南岐为凤州，南洛为上州，南广为清州，南襄为湖州，西凉为甘州，西郢为鸿州，西益为利州，东巴为集州，北应为辅州，恒州为均州，沙洲为深州，宁州为虢州，义州为岩州，新州为温州，江州为西州，西安为盐州，安州为始州，并州为随州，肆州为塘州，冀州为顺州，淮州为纯州，扬州为颍州，司州为宪州，南平为升州，南郢为归州，青州为眉州。凡改州四十六，置州一，改郡一百六，改县二百三十。

自元烈诛，魏帝有怨言。魏淮安王育、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，帝不听。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，废帝，尊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

魏恭帝元年夏四月，帝大谕群臣。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：“废帝，文皇帝之嗣子。年七岁，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：‘是子才，由于公，不才，亦由于公，宜勉之。’公即受兹重寄，居元辅之任，又纳女为皇后，遂不能训海有成，致令废黜，负文皇帝付属之意，此皆非安定公而准？”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曰：“呜呼！我群后暨众士，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，训之诲之，庶厥有成。而于罔能革变厥心，庸暨乎度，坠我文皇帝之志。呜呼！兹咎于其焉避。予实知之，矧尔众人之心哉。惟予之颜，岂惟今厚，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。”乙亥，诏封太祖子邕为辅城公，宪为安城公，邑各二千户。

茹茹乙旌达官寇广武。五月，遣柱国赵贵追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其輜重而还。

秋七月，太祖西狩至于原州。

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，又连结于齐，言辞悖慢。太祖曰：“古人有言‘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’，其萧绎之谓乎。”

冬十月壬戌，遣柱国于谨、中山公护、大将军杨忠、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。

十一月癸未，师济于汉。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，据江津以备其逸。丙申，谨至江陵，列营围守。辛亥，进攻城，其日克之。擒梁元帝，杀之，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。没为奴婢者十余万，其免者二百余家。立萧察为梁主，居江陵，为魏附庸。梁将王僧辩、陈

霸先于丹阳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为主。

魏氏之初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后多绝灭。至是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，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，所统军人，亦改从其姓。

二年，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。冬十一月，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丁丑，初行《周礼》，建六官。以太祖为太师、大冢宰，柱国李弼为太傅、大司徒，赵贵为太保、大宗伯，独孤信为大司马，于谨为大司空，侯莫陈崇为大司空。初，太祖以汉魏官繁，思革前弊。大统中，乃命苏绰、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，寻亦置六卿官，然为撰次未成，众务犹归台阁。至是始毕，乃命行之。

夏四月，太祖北巡狩。

秋七月，度北河。王琳遣使来附，以琳为大将军、长沙郡公。魏帝封太祖子直为秦郡公，招为正平公，邑各一千户。

九月，太祖有疾，还至云阳，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。

冬十月乙亥，崩于云阳宫，还长安发丧。时年五十二。甲申，葬于成陵，谥曰文公。孝闵帝受禅，追尊为文王，庙曰太祖。武成元年，追尊为文皇帝。

太祖知人善任，从谏如流，崇尚儒术，明达政事，恩信被物，能驾驭英豪，一见之者，咸思用命。沙苑所获囚俘，释而用之；河桥之役，率以击战，皆得其死力。诸将出征，授以方略，无不制胜。性好朴素，不尚虚饰，恒以反风俗，复古始为心。

史臣曰：水历将终，群凶放命，或威权震主，或篡逆滔天。或谓大宝可以力征，神物可以求得，莫不窥窬九鼎，睥睨两宫，而诛夷继及，亡不旋踵。是知巨君寡篡，终成建武之资；仲颖凶残，实启当涂之业。天命有底，庸可滔乎？

太祖田无一成，众无一旅，驱驰戎马之际，蹶足行伍之间，属与能之时，应启圣之运，鸠集义勇，纠合同盟，一举而殄仇讎，再驾而匡帝室。于是内询帷幄，外仗材雄，推至诚以待人，弘大顺以训物。高氏藉甲兵之众，恃戎马之强，屡入近畿，志图吞噬。及英谋电发，神箭风驰，弘农建城濮之勋，沙苑有昆阳之捷。取威定霸，以弱为强。绍元宗之衰绪，创隆周之景命。南清江汉，西举巴蜀，北控沙漠，东据伊瀍。乃殄落魏晋，宪章古昔，修六官之废典，成一代之鸿规。德刑并用，勋贤兼叙，远安迩悦，俗阜民和。亿兆之望有归，揖让之期允集。功业若此，人臣以终。盛矣哉！非夫雄略冠时，英姿不世，天与神授，纬武经文者，孰能与于此乎。昔者，汉献蒙尘，曹公成夹辅之业；晋安播荡，宋武建匡合之勋。校德论功，绰有余裕。

至于渚宫制胜，闾城孥戮，茹茹归命，尽种诛夷；虽事出于权道，而用乖于德教。周祚之不永，或此之由乎？

## 周书卷三

## 帝纪第三

## 孝闵帝

孝闵皇帝讳觉，字陞罗尼，太祖第三子也。母曰元皇后。大统八年，生于同州官舍。九岁，封略阳郡公。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，退谓所亲曰：“此公子有至贵之相，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。”魏恭帝三年三月，命为安定公世子。四月，拜大将军。十月乙亥，太祖崩。丙子，嗣位太师、大冢宰。十二月丁亥，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。庚子，禅位于帝。诏曰：“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，惟归子德。故尧授舜，舜授禹，时其宜也。天厌我魏邦，垂变以告，惟尔罔弗知，予虽不明，敢弗冀天命，格有德哉。今踵唐虞旧典，禅位于周，庸布告遐迩焉。”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：“咨尔周公，帝王之位弗有常，有德者受命，时乃天道。予式时庸，荒求于唐虞之彝。曰我魏德之终旧矣，我邦小大罔弗知，今其可久拂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。时用谏谋。金曰公昭考文公，格勋德于天地，丕济生民。洎公躬，又宣重光。故玄象征见于上，讼讼奔走于下，天之历数，用实在焉。予安敢弗若。是以钦祗圣典，逊位于公，公其享兹大命，保有万国，可不慎欤。”魏帝临朝，遣民部中大夫、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绶。固辞，公卿百辟劝进，太史陈祥瑞，乃从之。是日，魏帝逊于大司马府。

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即天王位。柴燎告天，朝百官于路门。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，皇妣为文后。大赦天下。封魏帝为宋公。是日，槐里献赤雀四。百官奏议云：“帝王之兴，罔弗更正朔，明受之于天，革民视听也。逮于尼父，稽诸阴阳，云行夏之时，后王所不易。今魏历告终，周室受命，以木承水，实当行录，正用夏时，式遵圣道。惟文王诞玄气之祥，有黑水之濊，服色宜乌。”制曰可。以大司徒、赵郡公李弼为太师，大宗伯、南阳公赵贵为太傅、大冢宰，大司马、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柱国、中山公护为大司马，以大将军宁都公毓、高阳公达奚武、武阳公豆卢宁、小司空阳平公李远、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、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并柱国。

壬寅，祠园丘。诏曰：“予本自神农，其于二丘，宜作厥主。始祖献侯，启土辽海，肇有国基，配南北郊。文考德符五运，受天明命，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庙为太祖。”癸卯，祠方丘。甲辰，祠太社。初除市门税。乙巳，祠太庙。丁未，会百官于乾安殿，班赏各有差。

戊申，诏曰：“上天有命，革魏于周，致予一人，受兹大号。予惟古先圣王，罔弗先于省视风俗，以求民瘼，然后克治。矧予眇眇，又当草昧，若弗尚于达四听、明四目之训者，其有闻知哉。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，所在巡抚。五教何者不宜，时政有何不便；得无修身洁己，才堪佐世之人，而不为上所知；冤枉受罚，幽辱于下之徒，而不为上所理；孝义贞节，不为有司所申；鳏寡孤穷，不为有司所恤；暨黎庶衣食丰约，赋役繁省，灾厉所兴，水旱之处，并宜具闻。若有年八十已上，所在就加礼饩。”辛亥，祠南郊。壬子，立王后元氏。

乙卯，诏曰：“惟天地草昧，建邦以宁。今可大启诸国，为周藩屏。”于是封太师李弼为赵国公，太傅赵贵为楚国公，太保独孤信为卫国公，大司徒于谨为燕国公，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，大司马、中山公护为晋国公，邑各万户。辛酉，祠太庙。癸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寅，于剑南陵并置陵州，武康郡置资州，遂宁郡置遂州。

二月癸酉，朝日于东郊。乙亥，改封永昌公广为天水郡公。戊寅，祠太社。

丁亥，楚国公赵贵谋反，伏诛。诏曰：

朕文考昔与群公泊列将众官，同心戮力，共治天下。自始及终，二十三年，迭相匡弼，上下无怨。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。朕虽不德，岂不识此。是以朕于群公，同姓者如弟兄，异姓者如舅甥。冀此一心，平定宇内，各令子孙，享祀百世。而朕不明，不能辑睦，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，与万俟侯通，叱奴兴、王龙仁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，图危社稷。事不克行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。及其推究，咸伏厥辜。兴言及此，心焉如痛。但法者天下之法，朕既为天下守法，安敢以私情废之。《书》曰“善善及后世，恶恶止其身”。其贵、通、兴、龙仁罪止一家，僧衍止一房，余皆不问。惟尔文武，咸知时事。”太保独孤信有罪免。

甲午，以大司马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，大司马、晋国公护为太宰，柱国、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，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空，大将军、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。己亥，秦州、泾州各献木连理。岁星守少微，经六十日。

三月庚子，会文武百官，班赐各有差。己酉，柱国、卫国公独孤信赐死。壬子，诏曰：“浙州去岁不登，厥民饥馑，朕用愍焉。其当州租输未毕者，悉宜免之。兼遣使巡检，有穷馁者，并加赈给。”癸亥，省六府士员，三分减一。

夏四月己巳，以少师、平凉公侯莫陈顺为柱国。壬申，诏死罪以下，各降一等。壬午，谒成陵。乙酉，还宫。丁亥，祠太庙。

五月癸卯，岁星犯太微上将，太白犯轩辕。己酉，槐里献白燕。帝欲观渔于昆明池，博士姜须谏，乃止。

秋七月壬寅，帝听讼于右寝，多所哀宥。甲辰，月掩心后星。辛亥，祠太庙。荧惑犯东井北端第二星。

八月戊辰，祠太社。辛未，诏曰：“朕甫临大位，政教未孚，使我民农，多陷刑网。今秋律已应，将行大戮，言念群生，责在于朕。宜从肆眚，与其更新。其犯死者宜降从流，流以下各降一等。不在赦限者，不从此降。”甲午，诏曰：“帝王之治天下，罔弗博求众才，以义厥民。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，军列九人。被举之人，于后不称厥任者，所举官司，皆治其罪。”

九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朕闻君临天下者，非由一人，时乃上下同心所致。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，宜各授两阶。”改太守为郡守。

帝性刚果，见晋公护执政，深忌之。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，人侍左右，亦疾护之专，乃与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等潜谋，请帝诛护，帝然之。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。光洛密白护，护乃出镇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。凤等遂不自安，更奏帝，将召群公入，因此诛护。光洛又白之。时小司马尉迟绍总统宿卫兵，护乃召绍共谋废立。令绍入殿中，诈呼凤



等论事。既至，以次执送护弟，并诛之。纲仍罢散禁兵，帝方悟，无左右，独在内殿，令宫人持兵自守。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。遂幽于旧邸，月余日，以就崩，时年十六。植、恒等亦遇害。

及武帝诛护后，乃诏曰：“慎始敬终，有国彝典，事亡如存，哲王通制，义崇追远，礼贵尊亲。故略阳公至德纯粹，天姿秀杰。属魏祚告终，宝命将改，讴歌允集，历数攸归，上协苍灵之庆，下昭后祗之锡。而祸生肘腋，寡起萧墙，白兽噬珍，苍鹰集殿，幽等神器，献酷乘舆，冤结生民，毒流寓县，今河海澄清，氛沴消荡，追尊之礼，宜崇徽号。”遣太师、蜀国公迥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，陵曰静陵。

史臣曰：孝闵承既安之业，应乐推之运，柴天竺物，正位君临，迥无异言，远无异望。虽黄初代德，太始受终，不之尚也。然政由宁氏，主怀芒刺之疑，祭则寡人，臣无复子之请。以之速祸，宜哉。

## 周书卷四

### 帝纪第四

明帝

世宗明皇帝讳毓，小名统万突，太祖长子也。母曰姚夫人。永熙三年，太祖临夏州，生帝于统万城，因以名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封宁都郡公。十六年，行华州事。寻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宣州诸军事、宣州刺史。魏恭帝三年，授大将军，镇魏右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，转岐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。治有美政，黎民怀之。及孝闵帝废，晋公护遣使迎帝于岐州。秋九月癸亥，至京师，止于旧邸。甲子，群臣上表劝进，备法驾奉迎。帝固让，群臣固请。是日，即天王位，大赦天下。乙丑，朝群臣于延寿殿。

冬十月癸酉，太师、赵国公李弼薨。己卯，以大将军、昌平公尉迟纲为柱国。乙酉，祠圆丘。丙戌，祠方丘。甲午，祠太社。柱国、阳平公李远赐死。是月，梁相陈霸先废其主萧方智而自立，是为陈武帝。

十一月庚子，祠太庙。丁未，祠圆丘。丁巳，诏曰：“帝王之道，以宽仁为大，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，及诸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，并宜放还。”

十二月庚午，谒成陵。癸酉，还宫。庚辰，以大将军、辅城公邕为柱国。戊子，赦长安见囚。甲午，诏曰：“善人之后，犹累世获宥，况魏氏以德让代终，岂容不加隐卹。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，所有没入为官口者，悉宜放免。”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大冢宰、晋公护为太师。辛亥，亲耕藉田。癸丑，立王后独孤氏。丁巳，雍州置十二郡。又于河东置蒲州，河北置虞州，弘农置陕州，正平置绛州，宜阳置熊州，郡郡置邵州。

二月癸未，诏曰：“王者之宰民也，莫不同四海，一远近，为父母而于之。一物失所，若纳